

华夏博物之旅

金面罩、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象牙微雕……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三星堆博物馆(图5)共接待游客超过3.6万人次，同比增长将近一倍。这座上世纪90年代就已建成的博物馆，为何如此受到关注?

缘于老馆“上新”了:2021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公布，三星堆遗址又新发现6座古蜀祭祀坑，并出土大量重要文物。2021年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报了3、4号坑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发现包括完整金面罩、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铜扭头跪坐人像等一批文物。这些文物不仅进一步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发达灿烂，更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相互交融的辉煌图景。

考古有了先进技术保障

1929年，一位农民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台地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持续90多年的三星堆考古就此拉开了序幕。

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月亮湾玉石器坑地点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当时出土、采集了600余件玉石器和陶器，考古人员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上世纪50至70年代，四川省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台地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150平方公里)、考古勘探(12平方公里)和考古发掘(1.2万平方米)工作，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呼之欲出。

1986年7月，三星堆附近农民取土烧砖，突然在地下约2米深的地方挖出了几件玉器。考古人员闻讯赶到进行保护。神秘的青铜神树、夸张的纵目面具、挺拔的青铜人像……超过1700件价值重大的珍贵文物横空出世，震惊世界。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就此被发掘，“一醒惊天下”。

“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当年我们只抢救性发掘了一、二号祭祀坑，对祭祀区并没有进行全面了解。”当时的考古队领队陈显丹略带遗憾。由于技术条件限制，祭祀坑区域最终建设成古遗址公园，与陈列文物的三星堆博物馆遥遥相望，这一封存就是30多年。

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动。这一次，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预案层层审批不断完善，各种高科技设备充实到发掘和研究多个环节，全国34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再也不见当年的困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告诉记者，与1986年相比，此次考古是把先进的实验室搬到田野考古现场的新尝试。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技术保障使得发掘与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成为可能。

考古大棚还设立了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备了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象牙雕刻样本要接受记录检测和扫描，在放大镜下能够看清美丽的回形纹饰。还设立了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行应急保护。

有哪些精彩看点

目前，三星堆博物馆一共有两个

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本报记者 宋豪新



高16.5厘米

①

眼前这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图3)，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展开。据说，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嘴唇涂朱砂。有专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从“纵目”的记载，由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看点: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图6)是三星堆文物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172厘米，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重庄严。它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自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共开展了37次发掘，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和象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这些“沉睡三千年”的绝世珍宝，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典型实证。

看点:金面罩

金面罩(图1)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这具新发现的金面罩重约100克，是目前三星堆发现最完整的一件。

看点: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4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图4)。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4号祭祀坑发现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共有3件，不同于三星堆此前出土的抽象化青铜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

(图1图4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其余图片由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看点:大型青铜通天神树

综合馆的压轴展品是大型青铜通天神树(图2)。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是我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青铜神树铜树底座呈穹隆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勾勒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博物馆讲解员风趣地说：“这是三星堆先民创造出的古代航天工程，因为它是通天地的。”

看点: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行至青铜馆，第一个展厅即面具厅。讲解员介绍，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20余件，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④



通高396厘米

②



79厘米

③



262厘米

⑥

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

朱章义 郑漫丽 田湘萍

1929年，当一批玉石器从四川广汉流出，人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四川古代文明。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很多重要遗址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诗仙李白感叹的“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历史正逐渐清晰。

目前，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到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再到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最后到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众多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出灿若繁星、明如皓月的古蜀文明。

宝墩文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尚处于文明孕育时期，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与宝墩文化特征相同的器物，有的专家认为宝墩文化孕育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700—3200年，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除了金器、铜器、玉器、象牙外，该时期仍使用石器。陶器以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为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三星堆发现的8个坑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年代距今3200—3000年。

依据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坑共出土文物1700余件，除去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造型奇特的文物以外，大多数出土物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比如青铜容器的尊、罍、玉器中的璋、戈、璧等玉礼器，斧、铤、凿等玉质工具。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中，宗教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

金沙文化时期

在距今约3000年，三星堆被逐渐废弃，成为一般的聚落遗址。古蜀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地，从而进入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新的发展阶段——金沙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3200—2600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区发现抚琴小区、十二桥等数十个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们与金沙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等商周遗址共同构筑起古蜀文明的又一次辉煌。在这些遗址中，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级别最高，成为这些遗址的中心，为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地、专用祭祀区等，陶器组合有小平底罐、圈足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同时，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祭祀坑相似甚至相同的文物，除了大型特殊青铜器以外，其他器物如玉器、石器、金器几乎完全相同。比如，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上的纹饰都是由人头、箭、鸟、鱼组成，两地发现的金面具、玉戈、玉璋、有领璧形器等文物在造型和风格上高度一致。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高度相似的器物群和埋藏方式，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文化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进。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晚期蜀文化

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晚期蜀文化的再度辉煌。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地区共同特征的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以戈、剑、矛等器型为主，数量众多，类型繁复，多数兵器还铸有精美的纹饰以及难解的图案，为晚期蜀文化注入新的特点。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宝墩文化”称为蜀文化的萌芽；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早期蜀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也称之为三星堆文化期、金沙·十二桥文化期；而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墓葬则归于晚期蜀文化。这些古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共同架构出古蜀文明雄浑壮阔的社会历史图景。

未解之谜

象牙具体作何用途?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及象牙制品等骨角牙器，有所不同的是，三星堆的象牙多数都经过火烧，而金沙遗址的象牙均未经火烧直接埋入土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象牙的使用目的有所不同。但具体为何种用途，尚无法知晓。

面具为何频繁出现?

三星堆和金沙都有面具发现，但从使用情况看，三星堆对面具的使用更为频繁和重视。面具在古蜀国祭祀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仍需要更多研究。

青铜立人中空双手握着什么?

三星堆和金沙各发现了一大一小青铜立人，他们都作同一种手势。这种相似性反映了两个遗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宗教仪式规范，昭示了两个遗址间紧密的传承关系。但中空的双手究竟握着何物?抑或仅仅是一种仪式的状态?目前也是一大谜题。

古蜀文明是否有文字?

尽管我们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发现有明显的刻划符号，但也只是零星发现。而在金沙遗址，尽管有卜甲出土，却未曾发现明显符号刻划痕迹。因此，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我们都还没有找到有文字的确切证据，古蜀文明是否已使用文字还有待更深入的发掘。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足以让我们为古人的智慧惊叹，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相信随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工作的开展，将有更多古蜀文明的蛛丝马迹一一展现，为我们冲破萦绕在古蜀文明面前的重重迷雾。

(作者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⑤